

棄置與遺忘的地方敘事，校園劇場的當代變貌

《果貿媽媽劇場》、《穿越魔幻舊左營》

劇場在當代有新的變貌，觀眾經歷有實有虛，混雜紀實與虛構，正反映創作者對所在場址的認識。於是，與其說我們經歷了一場懷舊之旅，倒不如說透過表象的「舊」，體會地方的「深度」。本篇作者以全觀俯瞰的角度，邀請讀者看戲，同時也看到當下文化政策所影響的新戲劇的詮釋過程。

文 圖
——
承天瀾、鉉琉工作室
吳思鋒 劇場文字工作者

在看「逆旅一九四九：臺灣戰後移民文學展」的時候，吸引我的並非作家的抒情字句，而是在那些字句背後，若隱若顯的，民眾在大動盪中的顛沛流離，即便隨著時代「狀似」相對平穩下來，仍然剝除不了或逐漸修復的，難以言說的「那些什麼」。而劇場做為身體實踐的場所，有時候或許更能接近那些落在語言之外的模糊曖

昧的感知，就像這是去年初在果貿新村活動中心看了一場《果貿媽媽劇場》的工作坊呈現，由台南的民眾劇場工作者曾靖雯受中山大學之邀，前往帶領數次劇場工作坊的成果，譬如有少女時代逢戰亂嫁給軍人，先生給她豐足的物質生活、帶讀詩詞，也教她做家鄉的涼麵；也有人自我揭露家中有個無血緣關係的爺爺，但一家人卻和



《果貿媽媽劇場》社區長青演員



融共處，究原由，亦為大時代動盪下，陌生人彼此接納包容的產物。

就一般看戲經驗，很少很少會是走進社區活動中心，在仍貼著反共愛國標語的小禮堂，看著一群眷村居民述說著不合時宜的移動故事，尤其在眷村日益消逝抑或轉型文創園區，以及政治與文化上不斷「台灣化」的的現今，她們的故事變

得幾乎不叫做「記憶」，而是「遺忘」。

雖然媽媽們在臺上講著各自的故事，並透過互相扮演對方故事中的不同人物，譬如有個媽媽（其實已經當阿嬤了）女扮男裝那位迎娶少女的軍人，臺上的言行舉止簡直讓臺下笑翻，那首先不是出自表演的雕琢，而是彼此熟稔之後，透過扮演來互動／互逗的趣味，但

是從這些故事裡面，卻有共通的主題：「戰爭」、「離散」與「記憶」，或者，這也是呼應王德威「後遺民寫作」的一個劇場片刻。

《果貿媽媽》源自「國立中山大學科技部人文創新與實踐計畫」的「渡·左營」，這只指整體計畫發生在左營區的展演，這只是一部份，另外還有一部分發生在別區。「渡·



《穿越魔幻舊左營》新戲劇虛實繽紛劇場。

左營」還包括《穿越魔幻舊左營》、「聲景地圖」、「私房食譜」。當天呈現後，在場所有人享用的便是「私房食譜」的美味料理，不用想也知道，很快一掃而空。在這項明顯結合產官學的人文創新與實踐計畫，意味著「校園戲劇」正在遠離過去的涵意，意思是，現在的校園戲劇已經不只是「學生組織、演出」的戲劇（雖然是不是那麼以學生為絕對發起

者始終有待商榷，但這部分不在本文討論之列），變得更複雜，而是與國家整體教育、文化治理（如地方創生、學校社區化），以及跨學科的組合產生更緊密的牽連。

漫遊者劇場《穿越魔幻舊左營》則展演於蓮池潭一帶，演出集合地點在左營蓮潭的郭家百年古厝（「聲景地圖：舊左營聲景採集成果展」的展覽地點亦位於此）。就前者，顧

名思義，觀眾必須跟著主要由學生分組發展的四個作品，不斷移動腳步，同時也在不斷自我調度或受到挑撥各種感官，以整個身體知覺迎面環境、表演與地方史交織的漫遊者劇場，譬如當觀眾行經巷弄，一則關於 AI、植物、都更的敘事便從耳機裡傳遞出來，展示在我們視覺面前的，則是抽象化的舞蹈，相互組合為多重感官的敘事體，由是，仄縫間的植物生



補圖說



補圖說

長與城市發展、科技社會之間連帶了起來；譬如經由熱力四射的嚮導帶我們認識消逝的老戲院、市場、紅燈區，以及流浪魔術師曾住過的旅館；譬如走入一間一樓由咖啡館掩護，嚴刑拷打的空間，觀眾必須扮演犯人、觀察員、士兵等，並為不同角色在空間裡設定相對的行為準則；也會進入糕餅老店與舊書店，品嚐與逛書架之餘，亦有如實的介紹或在環境之中的演出。

以上的觀眾經歷，有實有虛，混雜紀實與虛構，但基本上都反映創作者對所在場址有一定的過程去認識、觀察與劇場建構。於是，與其說我們經歷了一場懷舊之旅，倒不如說我們在一種非線性的時間感中

漫遊，為的是鑽入線性時間觀的裂縫，挖出排除、遺忘、棄置的時間殘骸。所以我們雖然走的是「舊左營」，但這個「舊」卻不是無止盡的衰頹，而是通過相對幽暗的景觀與道路，體會「地方」的深度。

如前段所述，《果貿媽媽》與《穿越魔幻》都是架構在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」大旗號下的一個小齒輪。該計畫曰之「社會實踐」，其實是潛在宣告學校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，不能再只是獨立的教育機構，而是變成與地方文化、地方經濟，乃至地方創生的某種社區設計團隊。這種一開始就是跨系所（領域）結構、回應更大的文化、社會命題的組成型態，已然表明無論是非科

班生的校園戲劇或戲劇系的學期／年製作，慣常以先行編寫好腳本，需要完整劇場設計元素的戲劇，在這樣的語境似乎派不上用場（或效率過低），以致像《果貿》與《穿越》分別使用的社區劇場、漫遊者劇場的類型，反而會在此時一躍而上，成為學校履行社會實踐時可資使用，藉以與在地（化）共謀的文化、社會媒介。教育的政治性，已然開始分化進擊更多領域。

因此，《果貿媽媽》與《穿越魔幻》的可貴不只在於呈現／演出的結果令人欣喜，更在於能否藉此拉出了一個與上位政策保持反身審視、製造張力空間的距離。☒